

赵汀阳 著

赵汀阳

自选集

XIN SHI JI XUE REN WEN CUN

现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著有《美学和未来美学》、《走出哲学危机》、《论可能生活》、《一个或所有问题》、《22个方案》、《人之常情》、《直观》等。主要课题是方法论和伦理论。

新

世

纪

学

人

文

存

赵汀阳 著

新世纪学人文存

赵汀阳

（自）
（选）
（集）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汀阳自选集 / 赵汀阳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1

(新世纪学人文存)

ISBN 7-5633-3114-X

I. 赵… II. 赵… III. ①赵汀阳-文集 ②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17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建政东路 邮政编码: 530023)

开本: 889mm × 1 194mm 1/24

印张: 14.25 插页: 4 字数: 296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2 000 定价: 21.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 版 说 明

我社出版的《跨世纪学人文存》(23种)自问世以来,受到学术界和读者们的重视和欢迎,认为是新时期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总结性工程。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舞。而今,我们接续前思,整理编辑近年学界新锐的重要成果,感到大美纷然,目不暇接。几经讨论,初辑九种,科学与人文兼收,精思与沉潜并重,而主脉不变,在乎平实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我们深知,在此商业时代,要保持这种纯粹而深邃的关怀殊非易事,但是这种关怀却是不可或缺的,它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我们力求为这样的关怀提供一种与读者对接的平台,以期学术繁荣和民族进步尽一分绵薄之力。这套丛书与新的世纪同时来临,亦将与新世纪同行,故名之曰《新世纪学人文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0年11月

自序

首先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这本文集的出版。

我把哲学理解为一种艺术,一种以观念为工作对象的艺术。这也许比较符合哲学的本意。哲学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知识,但这是错误的。人类的知识无论多么成功博大,总是基于一些作为假设的观念,这些不再有退路的观念是人类最深刻的观念,但也是最平常的观念,它们决定着 we 有什么样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莱布尼兹概念)和有什么样的可能生活(possible lives,我在《论可能生活》中提出的概念),这些基本概念既然没有退路,就不得不为自身辩护,因此,思想的最后形式总是一个自相关形式(self-reference)。自相关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悖论性的,悖论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一种不断迫使自己进入无解的循环的形式,所以,试图为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思想的基本问题寻找到知识的答案完全是一种幻想。基本问题的悖论性状态使许多哲学家以为在真正基本的问题上知识问题终归要转变为信仰感觉或者准信仰的神秘主义感觉。但是信仰并不比知识的思想层次更深,而且始终不得不与知识问题纠缠不清,无法从知识问题里脱身,当然更没有能力自身辩护——希腊的“知识还是意见”的伟大问题已经包含了后来所有哲学的问题症结——因此,信仰从来无法平息和终结思想关于自身基

本问题的思考。人类思想的那些基本观念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决定着人们每时每处的生活，这种重要性和严肃性使得我们不能偷懒地、轻率地把生活托付给某种信仰或最后知识以换取某种不真实的安慰。

我所做的工作是试图找到另一种理解和对待基本观念的思路，即在知识论问题不得已迫使自身终结知识论追求的地方，在知识和信仰都不再能够自身辩护的地方，我们实际上只能艺术地对待思想自身，什么是真，什么是好，什么是，什么不是，等等问题都消融为观念、文化体系的设计、创作问题，它特别表现为一种观念体系对世界和生活的许诺、塑造能力以及这种许诺和塑造方式的魅力问题。人们事实上真正当真的并不是什么是最后的知识或信仰，在潜意识里，人们当真的是，人们不得不依靠的某种观念体系是不是一种有魅力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否能够使人们着迷。显然，只有当一种观念体系能够使人着迷，它所许诺和试图塑造的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这一问题转向意味着，我们不能指望在观念界外面隐藏着某个答案，也不能指望在我们心中隐藏着某个答案，答案就是观念间的艺术关系。因此，哲学是一种规模最大的艺术，是关于所有观念的宏观艺术策划和设计。

哲学家必须是或者至少同时是观念艺术家，就像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密、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科、列维纳、布罗代尔等那样，他们不一定是职业哲学家，他们对世界和生活的各种问题有着广泛的敏感和不可思议的直观，有着从学校教育或职业训练中学不到的天才的感觉，他们是思想的肇事者，他们制造回避不了的思想问题，不管观点是否正确，但他们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就像艺术家改变了人们的感受方式。

不过哲学家会不会不小心就变成胡说乱想者？有时候会的，每个哲学家都会有胡说的时候，但是大多数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的语言所能够充分谈论的东西恰恰是我们感兴趣的真实问题，真正迷人的观念必定有关生活中的重要事情。而那些无意义的事情是谈论不下去的，即

使有人比较变态,愿意不断谈论下去,也会很快没有新意,变成无聊的抒情或唠叨。真正的哲学问题永远可以谈出新意,就像文学的那些永恒的主题一样。所以我强调哲学是观念艺术,而且是前卫艺术,它通过不断给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基本问题灌注新意而激活那些问题,而只有当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基本问题不断被激活,不断被重新创作,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才是充满活力的。在相当长的时候里,哲学已经变成一种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于是哲学僵化了,不过这种僵化了的哲学在迅速变化的生活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面前已经力不从心。因此我相信哲学创新的时代正在开始,人们毕竟需要有新问题以便思考,需要换个头脑和心灵来创作新生活。

就这样。

赵汀阳

2000年1月8日

目 录

自 序	(1)
关于命运的知识	(1)
从知识眼光到创作眼光	(33)
一个或所有问题	(73)
千年观念故事	(141)
理解 20 世纪的精神财富	(162)
我们和你们	(171)
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	(191)
挥霍或者拯救感觉	(203)
不含规范的伦理学	(212)
标 准	(227)
大模样伦理学	(234)
二元性和二元论	(246)
法律的道德余地	(260)

解冻哲学	(266)
哲学的感觉	(273)
知识论之后	(287)
人之常情	(299)
真切的解释和灵活的解释	(316)
历史语法	(324)
主要著述一览表	(329)

CONTENTS

Preface	(1)
The Knowledge of Fate	(1)
From Knowing to Creating	(33)
One or All Problems	(73)
Ideas in the Last Millennium	(141)
Understanding 20th Century	(162)
We and You	(171)
The Conditional Human Rights	(191)
Losing Our Sensibility	(203)
An Anti-normative Ethics	(212)
The Criterion	(227)
Towards a Macro-ethics	(234)
The Duality and the Dualism	(246)
The Ethical Problems Underlying the Law	(260)
A Philosophical Way out of the Philosophy	(266)
Philosophical Feelings	(273)

The End of Epistemology (287)

The General Senses (299)

The Relevant and Flexible Interpretations (316)

The Grammar of the History (324)

The List of the Author's Main Works (329)

关于命运的知识

一 自我认识

试图获得关于命运的知识表现为人类的自我认识。人总有许多想法而不是一种,于是就想知道其中哪一种是最好的。这个基本的选择问题引向了自我认识问题。苏格拉底所发现的“认识你自己”这一问题意味深长的,这个“自己”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人类,展开了说就是人类的生活、社会和历史的所有方面。

人类的自我认识就是人文知识。由于人文知识的对象是人自身,因此这种对象不是一个完全被抛在对面的客体,这个对象不得不同时滞留在原地充当主体,这种“分身性”或者说“此地”和“彼处”的同时存在注定了自我认识具有“测不准”的性质,因此人文知识不具备科学的那种客观判断。尽管人文知识与作为迷信的算命相去甚远——人文知识毕竟是动员了人类思维全部可能的概念和思维方法的复杂思想——但仍然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这就是,它虽然能够对各种事情包括不可预料的例外情况作出自圆其说的辩解(interpretation),但却不可能给出

由“客观证据”构成的说明(explanation),于是,人文知识只是辩解。

有诸多原因:(1)人类的存在是活性的,其行为有着很强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正如克里普克发挥维特根斯坦的怀疑论所指出的,即使我们好像在遵循规则时,下一步行为仍然很可能是“盲目一跃”。(2)人类自我认识本身就是左右行为选择的一种暗示性行为,关于某种情况的知识同时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新变量,给出某种知识同时就改变了这种知识所描述的事情。知识可以诱导人们作出某种相关的选择,即使这种知识是(事实上往往是)对人类真实面目的歪曲,人们仍然接受它的暗示,于是,歪曲总是成真。因此,给出一种关于命运的所谓知识恰恰就改变着命运(就像算命说你如何如何,因此你的行为被暗示去怎样怎样)。(3)人类行为虽然也是一种可以科学地理解的事实(从 to be 角度去理解),但它同时是一种包含着价值负荷的事实(在 to be 中包含 ought to be 的负担),于是,单纯的客观理解在这里并不构成充足的人文知识,独立于价值的客观证据并不是人文知识所需要的充分证据(并非不能给出关于人类行为的客观陈述,而是这样的客观陈述不足以说明人文问题),就是说,假如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那么这个“解”反而不是人文问题所需要的“解”,它是文不对题的。人文知识陈述的是经过价值解释、理解和选择了的事实,当然也就不是充分客观的事实,进一步说,任何一个人文证据都不是一个独立可证明的事实,而是牵动着整个价值计划,而价值计划却不可能证明。不难看出人文社会知识就其本身要求而言就包含着天然的内在悖论性质,一方面,按照知识的有效性要求,人文知识也需要有客观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按照人文知识这种知识的要求,又不能是像科学那样的客观知识,而应该是批评、解释和理解一体化的知识。当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学实际上也并非那么客观,主观偏见、学术制度、权力和利益等都会影响科学的客观性,但我们毕竟可以指望科学应该具有朴素的客观性,而对于人文知识来说,我们无法这样指望。

科学问题是个事实问题(to be),即试图知道事情“是这样”或“不是这样”。人文知识所考虑的问题只是事实范围里的一半问题,即“是这

样”这个范围里的把事情“做成这样”还是“做成那样”的问题。例如“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显然在操作可能性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是可行的，所以不是一个 to be 的问题，而是“让事实生长成什么样”这样一个 to be this or that 而不是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一些早期分析哲学家（如卡尔纳普、艾耶尔等）曾经认为价值问题根本不是知识问题。可是人们太需要有关于“什么是更好的”的知识了，因为人们不可能同时实施各种价值计划而必须作出选择，需要“更好的选择”就需要关于“更好”的知识。2000 多年前苏格拉底发现人们需要认识自己，同时又发现这种认识结果是知道自己无知，这似乎预告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命运，不过这个问题的深刻含义一直到现代才真正全面暴露出来。另外，苏格拉底讨论的人类自我认识是关于德性的知识，这是关于人类自我认识的基本定调，它意味着人类自我认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知识和道德一体化的问题，人文知识终究必须有道德上的支持和辩护（就像科学理论终究需要事实作为支持和辩护一样），否则不成为有意义的知识。

虽然作为纯粹思想的人类自我很早就开始了（以哲学的形式），但到了现代才全面成为社会运动，因此人类自我认识特别地表现为一个现代性问题。在一个古代社会里，例如希腊，敏感的哲学家会有强烈的知识和反思欲望，但人们主要依靠道德传统或信念而生活。苏格拉底发现人们其实缺乏关于美德的知识，因此他试图知道美德到底是什么，当然他最终无法知识。苏格拉底的谦虚态度（承认始终无知）的意义不在于表现了一种好品质，而是对人类自我认识的天才预感。对任何“似乎知道”的东西的知识论逼问总会危及知识。

柏拉图雄心勃勃的观念论是知识论的一种最主要的想象：如果我们能够使用理性的方法把主观意见引导到理念(eidos)上就等于知道了相关事情的本质。这一知识目标是辉煌的，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却非常可疑。显然，假如我们不能事先知道理念的话，那么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都不可能把思想引导到理念那里去，可是理念正是事先所不知道的。这里已经包含着理性知识的一个根本性难题。我们知道，

经验知识是可以不知道目的地的,可以在经验的基础上“摸索着”前进,最后找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对于理性知识来说却不能这样,理性方法(逻辑能够表达的方法)本身没有方向,因为它是形式的,它本身不能指定实质,于是就不得不直观地给出假设,这样就等于把目的地事先预定了,理性方法的能力只不过是把这种假设说成好像很有道理的一种作弊方式。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理性方法把他的假设说成理念,那么另一个人同样也可以把他的假设说成理念,因此我们没有必然的措施保证由主观意见(doxa)走向真正的知识(episteme)。这样又回到了早期希腊哲学家的问题:人们能够说出各种 logos(道理或看法),但是无法知道哪一种才是真正的 logos。一种 logos 意味着一套解释的理由和标准,关于什么样的 logos 才是真正的 logos 的知识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种解释,于是不可能靠讲道理来保证一种解释胜过其他解释,除非不讲道理(希腊人发明了讲歪理的诡辩,不过人们不仅依靠诡辩,而且更喜欢依靠权力这种不讲道理的方式来使一种观念胜过另一种观念)。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希腊思想后来转向了怀疑论。希腊思想的先进性使人们有机会发现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管理中隐藏着的“命运性的”,悲观主义性质:既然人们直接知道或确实知道的只是主观意见;既然对一个事情的各种非理性解释都可以得到理性的论证;既然理念不得不由主观意见去解释,那么人类自我认识的结果就不可能是知识。To know 的行为结果却不是 knowledge,这就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基本悖论性状况。希腊怀疑论精神可以表达为:既然关于任何一种事情都不可能具有本质上的知识,那么就不可能相信任何一种理念,人们就应该按照主观感觉去“无信念地”生活。

但这只是在逻辑上说得通,在实践上却有难处,人们不可能完全各过各的,而需要共同的生活,共同生活则需要共同认可的大观念(诸如自由、正义、民主、秩序、道德、上帝等)。但是,大观念是生活运动创造出来的并且始终在被创造着,它的含义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运动方式,因此,大观念虽然是个 idea 却不可能是个柏拉图想象的 eidos。可以说,希腊怀疑论所声称的生活虽然不可行,但它对柏拉图式的知识论或者

说对人类自我认识的理想主义的怀疑仍然有效。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理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表述;知识必定可以科学地说出,否则是不可说的,而即使科学终于说出了所有知识,生活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被触及。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地解决一个问题不一定算是有效的解决。希腊怀疑论就不是人类自我认识问题的有效解决。有一个多少有些非理性的理由是,人类需要这种知识以便作出行为选择,即使这种知识永远是可疑的。事实上对希腊人所发现的知识问题的两种有力解决是基督教和现代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解决方式虽然在历史时间上有先后,但在思想逻辑上应该被看做是平行的,都是对希腊问题的直接回答。

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召唤的基督教对希腊精神危机的解决方式是干脆消解知识论问题,它试图使人们意识到,既然真正的知识是可疑的,那么相信一套完美的总体解释就足以平息精神的混乱。基督教的一个优势在于能够用一套价值原则对生活的所有事情作出(至少表面上)协调一致的解释(从理论上说,宗教总是比较容易解释一切的,因为它不需要考虑客观证明)。宗教虽然有助于人们无烦恼地、不假思索地作出选择,但却不可能在事实上证明这些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即使宗教能够克服行为的烦恼,也不可能克服思想的烦恼,被抑制的思想烦恼像潜意识一样终将形成可怕的力量,而且,为了使一种宗教理想显得是最好的,就不得不许诺太多超出现实可能的好处(现代的各种社会理想也同样许诺了一些过于完美的事情),这里有一个理想的悖论:假如一个理想没有许诺过分好的事情,它就没有吸引力;但由于过分好的事情无法实现,它终将失去吸引力。

由于宗教所许诺的种种好处并不能真的兑现,而人毕竟不能仅仅满足于画饼充饥,这一弱点使得宗教不得不压迫自由思想和自由选择,尤其要压制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宗教对知识的担心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具体哪个知识(例如哥白尼理论)指出了宗教某个解释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小小的麻烦很容易通过调整解释来修正,假如必要的

话),真正的威胁是知识暗含着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宗教有能力与哲学风格的知识抗衡,因为宗教和哲学都是“虚的”,但却很难抵抗有着实证能力的科学,即使科学知识永远不能成为一套完全自圆其说的解释,但魔术般的实际创造能力已经足以使人陶醉。

科学给现代人带来了令人忘乎所以的物质力量和享乐,但是把科学知识同时夸张为解释一切的精神力量和思维方式,则又带来许多始料不及的危险。从根本上说,“现代”并非由反抗神权、反抗皇权和封建制度以及生活世俗化和商业发展造成的,而是由科学的物质力量和科学化思维的普遍化造成的。假如没有科学和科学化思维,政治和经济改革只能改变部分社会关系和习惯,但不太可能改变人类存在的命运,不可能使人们换一种活法。事实上正是依靠科学,人们才有了另一种力量、另一种思维、另一种知识,政治和经济革命正是因此获得巨大能量去做各种改天换地的大事情,否则——以反事实的历史陈述去说——只能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而且很可能难以维持人们对社会改革的兴趣和热情。比如说人们可能很快就觉得反神权、反封建也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疼不痒的换换口味;同样,商业革命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导致工业革命,假如没有科学技术的伟大发明,市场规模终究是微不足道的。科学技术造成了现代物质生活,而科学化知识观念造成了现代精神生活。

正因为科学知识通过技术获得物质力量上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而又似乎能够永远发展,因此非常适合产生一种新的人文幻想和精神寄托。大多数现代思想家和大多数现代普通人一样想象着:既然科学是不断发展的,那么在科学的帮助下人类有可能逐步解决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追求普遍必然的知识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心智倾向,而科学有着最好的证明(所以是“最好的”,是因为没有比物质证明更强的证明),难免就被看做是知识的典范。当然人们一般并不认为科学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直接手段。相信强硬的科学主义观念的人并不太多,因为有所谓 *to be* 推不出 *ought to be*,事实知识推不出价值决定的问题。但人们通常也会在比较弱的科学主义意义上认为科学是任何一种可能